

清华园 工物系——我的大学

○伊大成（1970工物）

我于1964年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当时的工物系是清华高考取分最高的系，也是三个机要系之一。专业方向是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即原子能。我报考这个系是因为中学时看了很多科幻小说，对于宇宙、太阳系、核裂变、核聚变，这些关乎世界命运的大问题十分关切。

在我们背着行李大步踏进清华园时，当然不会想到6年以后，工宣队用卡车将我们这些天之骄子拉到了河北农村去种地。我因为在清华附中读高中时是干部，所以被通知提前5天到校，参加迎新工作。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清华的传统，低年级班的辅导员都是由高年级的同学担任的。那时的大学新生入学可没有现在孩子们的优越条件，我当时是自己扛着父亲为我买的柳条箱，还背着棉被打成的背包，乘坐31路郊区公共汽车，来到清华南门。清华南门有迎新站，有高年级同学用三轮车或自行车载着行李，一起走到宿舍。那时南门到照澜院、二校门之间还是一条很窄的土路，两旁是职工宿舍，右侧是一排排红砖平房。左侧是教授的小别墅区，绿树掩映，十分宁静。由于来得早，我们新生宿舍还未收拾好，我被领到西大操场旁的老体育馆内。在馆内篮球场上，铺着大片的苇席，我们就在上面铺上行李，席地而居了。随着不断有人报到，直到我们搬到5号楼宿舍为止，最多时大约住了上百人。接待我的老同学亲切、热



在清华读书时的伊大成学长

情，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着装，很多人穿着大洞连小洞的背心，但个个精神饱满，思维敏捷，行动迅速，讲究效率。清华和清华人的质朴、高效、注重内涵，不尚表面的作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准则。

工物系由于专业带有放射性的原因，女生极少，全年级5个班，只有05班有十来名女生，我的物01班全是一群“秃小子”。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各有特色。说起同学们的外号就更有特色。来自广东的黄亚祥，喜欢光脚穿双拖鞋，走起路来呱嗒呱嗒的，这种形象现在好像不新鲜了，但那时清华还很少见。他操一口“鸟式”普通话，又喜欢打哈哈，所以以后的外号就是“老哈”。福建来的苏建忠是我们班年龄最大个子却最矮的人，他的福建版普通话没有几个人能够听懂，觉得语速极快，像一串“咧咧”的鸟叫声，所以外号就叫“的咧咧”。上海来的华如兴，体

□ 值年园地

形瘦小，精明能干，现在已经是清华经管学院教授，权威人士了。由于姓华，那时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滑头”。由于有个河北同学李志华，身材高大，不过来自农村，也有点小算计的性格，名字里又有个华字，于是雅号也为“滑头”。为加区别，二位就分别成为“大滑头”和“小滑头”了。王海林是军人家庭，性格开朗，但身材不高，身体强壮，有一个与头同宽的粗脖子，外号就叫“粗脖子”。王学文在上学期间作了扁桃腺摘除手术，纱布一去，就看见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于是得到雅号“细脖子”。他们俩的简称都是“脖子”。北京同学李仲明，书香门第，曾经郑重地解释他的名字是由于排行老二，所以外号就叫成“老二”。其实他的外号还隐含有一个雅号：“二癞子”，因为他在班里年龄最小，最聪明，细高个子，长胳膊长腿，平时又老吊儿郎当的，那时有个戏剧电影《箭杆河边》，里面有个二流子叫做“二癞子”，看完电影他的外号就有了。可惜他不答应，只好简称



伊大成学长近照

“老二”了。由于有了老二，就又出个“老三”，我们班好多外号都是成对的。

新生报到后，在清华大礼堂召开迎新大会。大礼堂里面挂着两块匾，写的是：“厚德载物”，“人文日新”。这应该是清华学生的校训，也是我们清华人一生的追求。蒋南翔校长（也是当时的高教部长）讲了话，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有句话在“文革”中屡受批判，却是我们新生记忆最深的：“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那时的清华大学一大、二乱。除了学校西区，即原清华园（工字厅）附近的老建筑群比较整洁外，东区还刚刚开辟，比较脏乱。主楼刚刚建成，但由于困难时期的影响，建筑高度由预定的10层减到9层，草草完工，是一座没有外装修的红砖楼房。内部也很俭朴，水泥地面，白粉墙，一些破旧的木制连桌椅。东区和西区之间隔着拆除的老京包铁路的废路基，荒草萋萋。东大操场刚刚开始建设，树起了一些篮球架、排球架，但场地都是黄土地，简单地碾压了一下。工程物理系馆对于我们既是神秘又向往的地方。由于是机要系，出入系馆需要出入证，而我们新生没有分专业，也没有专业课，连出入证都没有，所以老盼着升到二年级，能够有出入证，能够理直气壮地出入系馆。可惜后来根本就不要出入证了，这种荣誉和特权始终没能享受到。

在清华期间，我住过2号楼、5号楼、8号楼和13号楼。其中只有13号楼房间宽敞，明亮一些，其他宿舍都十分窄小。每屋睡8个人，放4张上下层的床铺，门前只能放一个很小的书架了，两排床铺之间，

放上两张方桌，里面的同学就只能侧身挤进去了，好在那时的学生没有多少胖子。

1、2、3、4号楼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仿古建筑，大屋檐，琉璃瓦，但内部空间分外狭窄，窗户又小，光线不佳。宿舍之间是木板条外抹白灰做的隔断，晚上能够听到隔壁说话声。厕所和洗漱间在每层楼两端，每天起床时，人满为患。打热水要下楼，走上数百米到开水房去。各宿舍同学轮流打热水，但由于上下楼，还要走好远，所以我们男生们一般都不用热水洗脸、洗脚。而清华使用自备的机井水，到了冬天，自来水的温度接近零度。洗脸、洗衣服也是用凉水。冷水扎得手指生疼，也只好坚持。我记忆犹新的是，住在8号楼时，一楼东侧的洗漱间，窗户被遮起来，安上几个喷头，成为冷水浴室，每天有人在里面洗冷水澡。可能是因为水太凉，一边洗一边大声唱歌，声音很大，传遍全楼，四季不断，其毅力真令我佩服。

我们上课的教室分散在清华园的各处。从东区的主楼3区、9区，到西区二校门附近的一教、二教，大礼堂附近的阶梯教室、三院，最远甚至要到最西边的化学馆。每门课一般连上两小节，之后就要换到新教室去上课。不知教务处是如何排课的，记忆里，很少两门课在同一地区的教室上。因此，每到20分钟的课间操时间，清华园里响起广播体操的音乐声，但看不到多少作广播体操的人，大部分学生都奔走于东西区之间的路上。那是一种很壮观的场面，真是人流滚滚，脚步匆匆，近万人在清华园里大迁徙。如果想要在大教室里占一个好位置，或者要从主楼赶去化学馆做实验，又不想迟到，那就只有跑步

了。至今我走路的速度还很快，也许与在清华园内的锻炼有关吧。

清华园里另一个壮观的场面出现在下午第二节课后的锻炼时间。同样是几乎全体同学都出现在操场上，进行各种体育运动。体育锻炼是清华人的传统和骄傲，从入校第一天，每个学生就树立起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理想。那时每年召开北京高校运动会，清华大概要包揽全部金牌的70%以上。除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当然与每年招收全国的体育尖子入学有关。清华有两个代表队很有名：体育代表队和文艺代表队，他们集中住宿，集中吃饭，伙食有补贴，是学生中的“特权阶层”。这种形式促进了清华体育、文艺的发展，却成为“文化革命”中炮轰的靶子。我那时曾是清华射击队的成员，参加过小口径步枪的训练和比赛，成绩不错，可惜没有正式入队就开始“文革”了。魏义祥参加了文艺代表队，学吹圆号，于是宿舍里每天都响着他“嘟嘟…”的号声。

清华的体育课也很有特色。夏天上游泳课，冬天上溜冰课，春秋是篮球课、排球课，还学过长拳、手球、棒球，很能吸引学生。我们同时也学会了一些一生有用的锻炼方法，确实终生受益。那时清华的游泳池叫西湖游泳池，是学生们义务劳动建起来的，以大石块铺底，池边也是石块砌成，比较简陋，但很古朴实用。我就是在那里开始学会游泳的。冬天上滑冰课在荷花池，那里当时还没有晗亭、荷塘月色亭等建筑，也没有跨过水面的石桥，池塘中间就是个荒岛。我们就围绕荒岛练习滑冰。我们各班都成立了排球队，但场地紧张，所以每天下午3点以前，需要轮流派

值年有感

○ 李永德 (1970工化)

二零壹零已到，零零和零值年。
四十年前毕业，难兄难弟一般。
时值文化革命，工军宣队掌权。
上有四人成帮，下有派性未完。
说是教育改革，实则秩序挺乱。
学生称为老九，到哪都不待见。
学制倒没延长，按时全分配完。
校外多到农场，留校以工在编。
三月未见阳春，有点凄凄惨惨。
一晃毕业八年，国内形势有变。
改革开放大潮，谁也难以阻拦。
经济放到头位，人才处处露尖。
清华学子地位，跟着也往上翻。
有人出国深造，有人单位掌权。
有人自主创业，有人进研究班。
各自拼搏奋斗，奇迹不断涌现。
硕士博士读成，高工教授成片。
也值年富力强，不怕吃苦挑担。
无论身在何处，渐成主力骨干。
其中佼佼之才，更是个个不凡。
政界出了高官，经济领域高管。
院士已出十位，科学与工程两院。



李永德学长

这等成才比例，足应另眼相看。
没有必要自卑，也并不需过谦。
作为清华学子，未给母校丢脸。
转眼甲子已过，多该退休赋闲。
花是有开有谢，天是有暑有寒。
时代总在前进，到点就应让贤。
回首我们此生，良心无愧地天。
老了发点余热，母校总在心间。
力所能及捐款，也算爱心体现。
设立零零基金，我届共同心愿。
用以支持教育，奖励优秀青年。
纵然百年之后，影响还留人间。
我们当属幸运，依然活到今天。
我届有的同学，早已撒手人寰。
就算为了他们，也该留点纪念。
完成基金筹集，献礼母校百年。

人去占场地。那时我会发一种特殊的球，发球时侧身站立，用手的虎口部分反向摩擦球的下部，发出的球飞得极高，且带有高速旋转。对方看到球从天而降，很难接起。这也是我们球队的秘密武器之一。篮

球队里，李仲明、须和兴是我们的前锋，两人都是身高臂长，钩手投篮没人能防得住。

清华园中的大学生生活充满活力，充满欢乐。